

漢字偏旁的增累或改變 對雙音詞認知的影響*

羅慶雲

內容摘要：記錄雙音詞的字增累或改變偏旁，屬於漢字發展史上的繁化和訛變現象。但它又不單是文字現象，它還影響人們對該雙音詞的認知：影響人們對該詞構詞理據的認識，影響人們對該詞結構的分析，影響人們對該詞成詞的心理認同等等。

關鍵詞：雙音詞 偏旁 認知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它是表意文字。方塊漢字的“形”往往能使人見“形”而知“義”，或有提示意義的作用。記錄漢語雙音詞的有些字在使用過程中由於類化^①或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偏旁有所增累或改變。雖然它們的讀音未變，但由於字形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提示意義方面也會產生一些變化，從而影響人們對該雙音詞的認知。經考察，我們認為漢字偏旁的增累或改變對漢語雙音詞的認知有多方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本文屬於四川大學“985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中國俗文化”研究方向成果。

一 影響人們對某些雙音詞構詞理據的認識

記錄雙音詞的字在偏旁增累或改變後，或多或少地影響人們對某些雙音詞構詞理據的認識：它使得人們對該詞的原得名之由的探索往往變得較為困難。但是有的卻能幫助人們“望文見義”，幫助人們通過字形來理解和把握某些雙音詞的詞義。如：

縉紳 最初寫作“搢紳”。如《莊子·天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又《史記·封禪書》：“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後“搢”受“紳”的影響改為“縉”。如《後漢書·趙壹傳》：“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又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四：“故事：官批訟牒，必以硃筆點訟者姓名，其人或系縉紳，則用圈焉。”

“縉紳”的得名之由是：古時仕宦者垂紳插笏，故以此特徵來轉指仕宦者。《漢書·郊祀志上》：“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顏師古注：“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搢紳”作“縉紳”後，原構詞的得名之由從字面上就不易看出。

峨嵋 四川境內的一座名山“峨嵋”，最初寫作“娥眉”或“峨眉”。如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卷四：“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青城山娥眉山。”又《後漢書》卷一一三：“《華陽國志》曰：‘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又《搜神記·卷一》：“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後“眉”受“峨”的影響有時增累偏旁作“嵋”。如晉郭璞《江賦》：“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又《唐纔子傳》卷六：“（元）微之登翰林，以詩寄之曰：‘錦江滑膩峨嵋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字彙·山部》：“峨，峨嵋，山名，在蜀嘉定州峨嵋縣南百

里，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由此看出，“峨眉山”的得名與眉毛相關。“眉”作“媚”後，原構詞的得名之由就不易看出。

婚姻 原寫作“昏因”或“昏姻”。如《宋史》卷一四：“秋七月庚辰，詔察富民與妃嬪家昏因夤緣得官者。”又《金史》卷一二零：“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又《詩·鄘風·蟋蟀》：“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又《禮記·經解》：“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鄭玄注：“昏姻，謂嫁取也。”後“昏”字增累偏旁“女”作“婚”。如漢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繭綢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又唐牛肅《紀聞·季攸》：“後月一日，可合婚姻。”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貶誤》：“《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昏”作“婚”後，原構詞的得名之由從字面上就不易看出。但偏旁“女”卻能提示人們，該詞與“女人”相關。

輻輳 “輻”，最初寫作“溫”。如《史記·齊太公世家》：“桓公之中鉤，詳（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後“溫”受所指對象“車”的影響，改偏旁“彳”為偏旁“車”。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會暑，上輻車臭。”“輳”，原寫作“涼”。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輻涼車中。”後“涼”受所指對象“車”的影響，寫作“輳”。如宋岳珂《程史·獻陵疏文》：“（孝慈淵聖皇帝）屈尊絕域，本為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輳車之痛。”“輻輳”又常常連用作一個詞。如《漢書·孔光傳》：“公卿百官會吊送葬，載以乘輿輻輳及副各一乘。”又《北史·后妃傳上·西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輻輳後來。”

“溫涼”作為車名，其得名之由是：“閉之則溫，開之則涼。”（《史記·李斯列傳》集解引孟康語）。“溫涼”改變偏旁作“輻輳”後，原構詞的得名之由就不易看出。但是，偏旁“車”卻能

提示人們該詞的詞義與“車”相關，從而幫助人們理解和把握詞義。

二 影響人們對某些雙音詞結構的分析

記錄雙音詞的字在偏旁增累或改變後，人們在分析該雙音詞的結構時，往往會有新的看法。

有的由合成詞變成單純詞。如：

蝴蝶最初寫作“胡蝶”。如《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又《列子·天瑞篇》：“烏足之根為螻蛄，其葉為胡蝶。”又《玉篇》：“蝶，徒頰切，胡蝶也。”又《敦煌變文集·廬山遠公話》：“胡蝶被裹，在於其中，萬計無由得出。”後“胡”受“蝶”的影響增累偏旁“虫”。如《搜神記》卷十二：“麥之為蝴蝶，由乎濕也。”又《敦煌變文集新書·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遊人四散還嫌晚，蝴蝶高飛恨未裁。”對此，《字彙·字外補》有說明：“蝴，洪孤切，音胡。蝴蝶惟單胡字，後人加虫。”《正字通》也認為：“蝴，洪吾切，音胡。今蝴蝶本作胡，俗加虫作蝴。”

“蝴蝶”是個合成詞，由“胡”和“蝶”兩個語素構成^②，為定中結構。“胡”作“蝴”後，“蝴蝶”遂成為由一個語素構成的單純詞。

鳳凰 最初寫作“鳳皇”。如《詩·大雅·卷阿》：“鳳皇於飛，翩翩其羽。”又屈原《九章·涉江》：“鸞鳥鳳皇，日以遠兮。”後“皇”受“鳳”的影響增累偏旁作“凰”。如《孟子·公孫丑上》：“鳳凰之於飛鳥。”又《大戴禮·易本命》：“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又《後漢書·楊終傳》：“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

“鳳皇”是個合成詞，由語素“鳳”和語素“皇”構成，為

偏正結構^③。“鳳皇”作“鳳凰”後，該詞就變為由一個語素構成的單純詞^④。

有的由合成詞中的一類結構變為另一類結構。如：

外甥 原寫作“外生”。如《三國志·吳志·陸遜傳》：“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又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排調》：“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又唐元稹《贈咸陽少府蕭郎》詩：“陸家幼女托良婿，阮氏諸房無外生。”後“生”受所指對象的影響，增累偏旁“男”。如唐杜甫《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詩：“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又《儒林外史》第五回：“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

“外生”是個狀中結構。“外生”作“外甥”後，在結構上就由狀中結構變為定中結構了。

婊子 最初寫作“表子”。如宋無名氏《錯立身》戲文第十二出：“被父母禁持，投東摸西，將一個表子依隨。”又元張國寶《羅李郎》第三折：“往常時秦樓謝館飲金卮，柳陌花街佔表子。”後“表”受所指對象的影響，增累偏旁“女”。如《金瓶梅詞話》第十五回：“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婊子來。”又《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廚房裏一個人在那裏洗手，看見這兩個婊子進來，歡喜的要不得。”

明周祈《名義考·人部·房表》：“俗謂倡曰表子，私倡者曰房老，表對裏之稱，表子，猶言外婦。”“表子”是個定中結構。“表子”寫作“婊子”後，一般將它看作後加式派生詞。

三 影響人們對某些雙音詞成詞的心理認同

雙音詞在字增累或改變偏旁後，有的能促進人們對它的心理認同和接受，因為它標誌著該雙音詞的實在的形成。如：

媳婦 原作“息婦”。如宋張師正《括異志·陳翰林》：“乃召子婦詰之。云：‘老嫗言，來日郎君欲就息婦房中宴飲。’”又《太平廣記》卷一二二引唐溫庭筠《乾牒子·陳義郎》：“（郭氏）啟姑曰：‘新婦……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洗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息婦。’”後“息”增累偏旁“女”作“媳”。如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娶婦》：“凡娶媳婦，先起草帖子，兩家允許，然後起細帖子。”又《元史·后妃傳二·裕宗后伯蘭也怯赤》：“后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又《醒世恒言》卷一：“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媳》：“古人稱子為息。息婦者，子婦也。”“息婦”本是個詞組，後詞彙化，成為一個雙音詞。“息”作“媳”後，“媳婦”作為一個詞的特徵更加明顯。此後，除了少數古書讀得較多的人外，一般人並不知它最初的寫法和得名之由，因此在心理上很自然地把它作一個詞看待^⑤。

伐閱 最初寫作“伐閱”。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又《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顏師古注：“伐，積功也。閱，經歷也。”又《陳書·傅縡傳》：“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後“伐”受“閱”的影響，增累偏旁“門”。如《晉書·張載傳》：“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又宋葉適《上孝宗皇帝札子》：“以奔趨官簿為閥閱，

以勾校朱墨為詳陳。”

“伐閱”本是詞組，後詞彙化，成為一個雙音詞。“伐”作“閱”後，“閱閱”作為一個詞的特徵更加明顯。

某些雙音詞在人們心理認同和接受後，詞的重心有時發生轉移，並在類推作用下，少數詞還能促使有關新詞的產生。如“媳婦”成為一個詞後，又進一步發生重心轉移，原定中結構中的限定成分成為重心，因此該詞可縮略成“媳”。如宋劉跂《穆府君墓誌銘》：“子男四人：涖、滋、濛、淞；女嫁唐誦，我姑之媳。”不僅如此，“媳”還作為語素構成“兒媳”、“侄媳”、“孫媳”等詞。如《紅樓夢》第五十三回：“（賈母）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又如“閱閱”成為一個詞後，“閱”又作為語素產生了“門閱”一詞。如《後漢書·宦者傳論》：“聲榮無暉於門閱，肌膚莫傳於來體。”又宋蘇軾《下財啟》：“顧門閱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又清陸長春《香飲樓賓談·峨嵋盜》：“獠垣高聳，門閱巋然。”後來又依此類推，產生了“軍閱”、“學閱”等詞。

漢字是表意文字，漢字的形符有提示意義類別的作用。在漢字的使用過程中，特別是在記錄雙音詞的時候，由於受所指對象的影響，人們往往在原字的基礎上增加有提示該詞意義類別作用的偏旁，或者改變原有的偏旁。又由於記錄某雙音詞的兩個字經常連文，人們往往給本沒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改變偏旁使之與上下文一致。這些都造成了記錄雙音詞的字增累或改變偏旁。

記錄雙音詞的字增累或改變偏旁，屬於漢字發展史上的繁化和訛變現象。但它又不單是文字現象，它還多方面影響了人們對該雙音詞的認知：影響人們對該詞構詞理據的認識，影響人們對該詞結構的分析，影響人們對該詞成詞的心理認同等等。這些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而那些變了形的字能否為人們所廣泛接

受，既要看它本身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比重，也要看它與整個文字系統是否協調，還要看大眾接受它的心理承受情況等等，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

〔注釋〕

- ①類化是指“人們書寫的時候，因受上下文或其他因素的影響，給本沒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將偏旁變成與上下文或其他字一致”（張湧泉 1995）。
- ②《埤雅》：“蝶，蛺蝶，粉翅有須。”而“蝴蝶”的“胡”在此有“大”義（嚴修鴻 2002）。
- ③“皇”在此有“王”義。鳳鳥被視為百鳥之王，故名“鳳皇”（詹鄞鑫 1991）。
- ④因為某種原因，人們將“鳳凰”敷衍出雄的叫作鳳，雌的叫作凰的神話傳說。如《詩毛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若此，則“鳳凰”仍是個合成詞，為並列結構。但這應該不是“鳳凰”最原始的意義。
- ⑤（清）黃生在《義府》卷下《新婦》條中說：“古者謂子為息……今俗謂子婦為媳婦，此必因息謬加女旁耳，又或單呼為媳，益可笑也。”這正好說明古書讀得多的人與一般人對這類詞看法的不同。

〔主要參考文獻〕

- [1] 裘錫圭. 漢字學概要 [M].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8.
 - [2] 蔣紹愚. 古漢語辭彙綱要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 [3] 清梁章鉅. 稱謂錄 [M].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0.
 - [4] 詹鄞鑫. 漢字說略 [M].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
 - [5] 張湧泉. 漢語俗字研究 [M]. 長沙：嶽麓書社. 1995.
 - [6] 葉蜚聲, 徐通鏞. 語言學綱要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 [7] 嚴修鴻. 也談“蝴蝶”命名的理據 [J]. 中國語文, 2002 (2).
- （羅慶雲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郵編：610064；江漢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 郵編：430056）